

人生来世间,大多时候都是在一张嘴奔忙。最要命,到了真的不用为吃穿奔忙劳作的时候,人类拿什么撑起生命的帐篷,烈马一样翻滚腾挪,让长风舒展生命之旗?也许好好劳动,自给自足,才是老天精心安排好的。

话扯远了,说个近的。楼下桥头有家超市,店主会经营,生意一直不错。店主个子高高的,肤白发黑,身材很标准。他的妻子小鸟

第一次认识上海,是在周杰伦的歌里,《上海一九四三》:“黄金葛爬满了雕花的门窗/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/铺着榉木板的屋内还弥漫/姥姥当年酿的豆瓣酱……”那一年,我十四岁,小小的人儿在西北边陲的阿勒泰,想象着数千里之外的大上海,该比镇子大很多,街巷也要多些,草木一定很温婉,不似这里,被旷野的风一吹,烈马一般。

### 上海一九四三

上海繁华,也有烟火气——后来真的来到上海,我久久流连在外滩旁的老街,身后是人声鼎沸,眼前却在喧嚣中静寂,老梧桐轻摇,果然倚着斑驳的红墙,秋阳透隙,一地旧时光,像歌声里凝滞的画面重新涌动,汤包店热气腾腾,似灯红中袅袅的青烟,氤氲着静水流深。

只是,古丽没有回来。她隐匿在那段旧时光里,不知踪迹。后来我为她写过不少故事,有牧场,也有难驯的风,唯独没有年少的梦之岸——上海。

很奇怪,有挺长一段时间,总觉得上海犹如葳蕤的彼岸,揽着壮观的海,澎湃的海浪,还有隆隆的有些骇人的巨船。直到我在上海结束短暂的找工作之旅,回家前误入老街深处,繁华消去,陡来静谧,也有木门斑驳,环惹铜绿,也有黄叶纷落,石隙苔生,一如阿勒泰的巷巷子。

阿勒泰也挺好。我回眸,像古丽跟在身后,两个少年拨开花枝,迎着落日的方向,从一处旧时光,走进另一处旧时光,同样的思绪。

再后来,古丽彻底被我封存心底深处。毕竟太阳升起落下,日子过得实在太快,谁也没法周旋过往今朝,更不能总拘于某些旧时光。

前年开始,我将过去的自己也抛却,投身一种新生活,写点东西吧。想起古丽送给我的一个小日记本,写满了她的祝福,是给我的十六岁生日礼物。我从一个旧纸箱里将它翻出来,纸页泛黄,字迹也浸了水般皴裂,但我抚着一行行稚嫩而诚挚的心意,微微笑了,还有什么遗憾和惋惜,旧时光都在,包括梦影一般的上海。

歌声又于深夜缱绻,等那些旧时光在我的笔尖交错着发芽,终给古丽和我的那段年少,藏了一片来自上海的玫瑰花瓣。

### 七夕会

九月底,我家上餐桌最多的菜是踏扁青毛豆。今年的踏扁青有点不一样:豆秆粗如棉花秆,豆荚宽两厘米,长七八厘米,剥开,里面躺着豆子,有三粒的,也有四粒的,看上去翠绿,嫩生;豆粒子有半厘米厚薄,有大半个一分钱的硬币那么大,敦实、肥大,看着就有食欲。

问母亲这踏扁青为何这么大?母亲说:这叫牛踏扁。我感觉很形象,其他不说,这扁大的豆面,确实像是大力气的牛踏出来的。问母亲这豆的种子哪里来的?母亲说是父亲在外面讨回来的。

父亲怎会想着讨豆种?父亲说了一个故事。去年十月,父亲在新工地旁边的塘墙上,看见了一片不一样

## 都不容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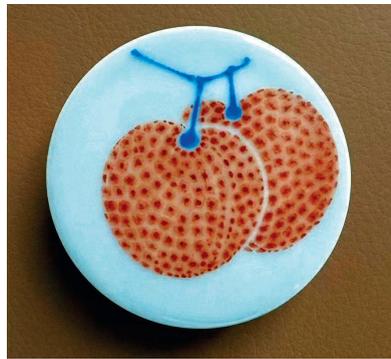
曲令敏

依人,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,看上去很幸福的模样。有一天我对他说,你生意做得不错,日子过得不错,真让人羡慕。他说:“一家不知道一家,实话跟你说,我不愿再干这种活儿了!一年到头儿,起早贪黑,连个节假日都没有,真不是人过的日子……”你看那边那个卖菜包子的

大姐,凌晨四点起来和面择菜,早上出来摆摊儿,一直干到九点多。”

是的,你卖菜,我卖饭,大家都不容易。可我心里明白,那些坐在路牙子上打牌等活儿的人,那些起五更打黄昏,只为赚几毛批发到零售的差价的人,谁不是手中握着生计,五冬六夏,操劳奔波?再劳累再辛苦,他们心里怀着养家糊口的念想,这一团温热,不正是生活的动力和希望吗?

想来大家都不容易,我们还是脚踏实地地活着吧。



大吉大利(瓷画) 毕立伟

## 在庆良间蓝中浮潜

钱晓艳

上一次去冲绳应该是十多年前的冬天,这次故地重游,时间很不错,过了暑假又依然可以下水,于是直奔冲绳的海而来。

琉球群岛仿佛是撒在东海和太平洋之间的一串珠链,熟悉当地的朋友说,离岛才是冲绳的灵魂。在这里,海水的蓝是根据地域来分的,“宫古蓝”说的是宫古岛周边的海水,“庆良间蓝”说的则是离冲绳本岛不远的庆良间诸岛的海水。时间有限,便选了去后者的半日浮潜游程。

从本岛南部的港口出发,双体船向西南方向开了约20分钟后,几座小岛映入眼。浅滩之上,海水的蓝渐渐褪去,变成了松石一般的绿,却又异常透明。一眼看去,水底斑驳,经过光线折射后如同一块块水晶;随着海水的微微起伏,又好似巨大的果冻在颤动。

工作人员用塑封好的纸质说明来告知所有注意事项,并为每个小团体选定一名联络人;接着分发浮潜镜和呼吸管,确认每个人都能正确使用后,还给大家的浮潜镜喷上防雾剂,甚至还准备了几副有

度数的浮潜镜供客人选用。

穿上救生衣和脚蹼下水,好久没下海的朋友和我都觉得担心。负责引导我们这一组的姑娘黑黑瘦瘦,个子很小,她拿着一个浮力圈,示意我们可以扶着,然后拉着圈向前缓缓移动。我们一手搭着圈一边低头入水,惊叹得差点直接在水里开口说话——这也太美了!带着颜色的珊瑚层层叠叠,浅绿、浅蓝、浅粉、浅紫……之前在海鲜市场见过的鹦嘴鱼在深沟里啄着珊瑚礁,各种颜色大小的鱼在眼前游过,至少见到了几十种。

引导员姑娘留意着自己的小组,不时把成员召集到身边,也会把大家引向更空旷的地方,又或是避开附近的水上运动区域。若是有人离得太远,她也会直接游上去叫人。熟悉海洋的老手可能会觉得约束太多,但对于我这样水性一般的人来说,真是非常安心。曾经有一次我在菲律宾比较深的海域浮潜,忽然发现独自一人漂出很远,紧张地费了很大劲才游回去,根本无暇顾及水下景色。但这一次

说到早晨,撕破夜幕迎来老街第一缕晨曦的是哪一位?不是晨练的人们,不是面临初三高三升学决战的学子,不是牌场败下阵来的红眼赌徒,而是乡下进城带孩子读书的老人。这个答案似乎有些离奇,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,事实不然。她们把几十年来的农村“半夜爬起叫天光”的早起习惯带到了城里,带到老街来了。凌晨四时许,有那么几间破旧的、老掉牙的租屋里突然透出了昏黄灯光,只见老人如鲤鱼打挺一样,翻身下了床,用手拨了一下花白的如枯草般

蓬乱稀疏的毛发,随后把头天晚上孩子们换下来的衣服装进塑料桶里,伴随门儿吱的一声响后,便听几声犬吠,披着黑夜、带着街灯的束束光亮,几条黑影像幽灵一样先后从各处向江边晃去,此时断续传来敲打衣服的杵声,打破了黑夜的宁静,她们在不经意中奏起了黎明的交响曲……

寂静的街头除了路灯长夜难眠、睡不瞑目外,早餐店也耐不住寂寞,次第醒来,门开处,便有灯光向外泄直刺黑暗。店里忙碌着既当老板又是员工、黄金搭档夫妇的身影。待蒸的馒头包子都放入蒸笼,像泥工筑高楼那样一层加一层,重重

环卫工是迎接黎明、主打老街早晨的主角,他们为老街的整洁、美丽,铲残雪,扫残云,去污除秽。不论天晴下雨,风霜冰雪,总是不亮起床,送走黑暗,迎来第一缕朝霞。当人们揉着惺忪的眼

浮潜,心情放松,海水清透,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美丽的珊瑚和鱼群上。

浮潜的同时,另一艘船上则安排水上活动,如果不参加,则有近2个小时的浮潜时间,其间还可以上船休息、喝茶。结束后,还提供简单的冲淋和更衣设施。一切井然有序,众人也无一例外地遵守规矩。

这无疑是我参加过服务最为周到的一次浮潜,意犹未尽。冬天我或许还能再回到这庆良间蓝之中,欣赏座头鲸跃出水面。



一畦牛踏扁毛豆,我们吃了好几天,我是顿顿吃也吃不厌,还感觉吃大了胃。母亲笑嘻嘻,眼睛看着父亲,表扬父亲顾家,出门在外,心里想着家人;父亲嘿嘿,说母亲勤劳,会种、也会管理,这牛踏扁种得好,不输送豆种的人。

那几个吃踏牛踏扁的日子,都是一家人团聚开心的日子。那时候,物资相对匮乏,父亲的国庆假期里,我家的家宴,毛豆一直是几吃的:咸烧毛豆粒,毛豆子炒冬瓜、丝瓜,毛豆子红烧鱼,毛豆子炒鸡蛋。正如送豆种的人所说,踏扁青最适宜在国庆前后的时间段里吃。不时不食,农家人对出自土地上的东西,眼睛看着,心里记着,不会吃错了节气眼儿。

有了牛踏扁,我对毛豆家族更有了好感。

走在光洁的街道上,就能想到街道美容师,无不肃然起敬!

接着登场就是在当今追求俏美的“半边天”上班族,她们黎明即起,断不是洒扫庭除,而是洒扫自己,都想把自己打扮得风风光光,漂漂亮亮,尤其是那半老徐娘、白领丽人,更刻意“妆”璜门面:照花前后视镜,花面交相映,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?她们都不同程度地给点颜色你看看……

学生们也早早起来了,家长更是率先垂范,办好了吃的,可口的早餐已供奉好了,只等小皇帝小公主起来享用。老人的一流服务在老街的早晨里随处可见。老人巨大的潜能已在早晨发挥得淋漓尽致,叹为观止!

路灯熄灭了,老街亮堂了,钻天的高楼把天空挤得狭窄而修长,启明星是看不到的,月亮也不知是如何下山的,太阳升起老半天只在高楼及路树的空隙处露脸才看到,加之老街被月亮山围了半圈,老街的早晨相对比起新城来,比起乡下来是要晚那么一点点。当老街的早晨正式拉开序幕,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热闹而又忙碌的景象。上班的、打工的各行其是;街道两边小店都敞开了大门,有的还把玩具、零食、文具等物品搬到门外,招揽客人;“炒米粩、发粩”沿街吆喝不休;公交车、小

车、货车来往穿梭;小学中学教室里书声琅琅;菜市场里人潮涌动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,彼此起伏;晨练的男女老少都在弯腰舒臂,跑步的、竞走的、散步的、跳舞的、打球的等各类运动都在火热展开。防洪堤处处是人,处处都是欢声笑语。更迷人的是打造5A级旅游景区的现场,激情高涨,势头正盛,如火如荼,晨光中,焕发出了老城无穷魅力!

60后这代人,对待男孩和女孩发育这件事,态度多有不同。女孩发育比男孩早,女孩讳莫如深,父母也遮遮掩掩地不声张,就好比“杨家有女初长成,养在深闺人未识”,等到“客里不知春事晚,举头惊见楝花香”时,一个桃花玉面的大姑娘已立在眼前。

男孩则相反。基本上是处于半公开的状态。碰到两个骨头轻的,老早就在墙上画条杠,稍微有点变化,便上蹿下跳,逢人鲜格格、憨嗒嗒地吹喇叭:发了发了发了……一歇歇一幢房子、一条弄堂统统晓得。

当年上海家庭如意逢小孩发育长身体,条件一般的会有意改善平时的饮食,条件好点的订瓶光明牌牛奶,而重头戏是每年让男孩吃只童子鸡。那时人们相信吃啥补啥,在成人眼里,刚开始发育,整天惹是生非的讨债鬼与头五头六、精力充沛的小公鸡之间那种天然连接,构成了完美的吃鸡自洽场。让孩子独自一顿吃一只鸡,对普通家庭来说,虽谈不上惊天动地,却是一个家庭具有仪式感的一件大事。父母们会让他小孩先吃好饭,然后关好门让他独自静静地完成餐桌上的成人礼。

我家那时经济条件不错,一到三伏天姆妈会到自由市场买童子鸡,宜兴紫砂汽锅隔水一蒸,一灶披间的童子鸡的香味。吃鸡对发育到底有无作用我不关注,但童子鸡鲜香嫩滑的味道却让我回味无穷,可以说迄今为至天下南北吃过的各种各样鸡当中,感觉没有一种能望其项背的。我总以发育为名,行吃鸡之实。姆妈这里骚扰得差不多了,竹杠便敲到阿娘头上,阿娘比姆妈考究,味道更胜一筹,鸡肚皮里除了葱结姜片之外,还会摆点金华火腿和广式香肠,连淋的料酒也是阿爷吃的三角七分一斤的香雪酒。如果暑假到浏河外婆家,看到外婆春天就为上海外孙养的成群童子鸡,更是眉开眼笑。记得有多人看到我便跟外婆惊呼:喔唷,侬帮上海大外孙,哪能像只了粪坑里,人叫啥一串头。我心想,哪能是粪坑呢,介贼心,丑了童子鸡里么差不多。

中学好友小五子是童子鸡铁杆拥趸。他母亲是家庭妇女,父亲在铁路中学当校工,工资只有40多块。家里每天菜金只有两角钱,一角洋牛肉丝丝炒7分一斤的咸菜,再买3分洋细青菜,然后弄撮虾皮,摆醋猪头,冲碗虾皮酱油汤,一汤一菜一小荤,一家10个人混一天。可能是某次小五子看我吃童子鸡的样子,让我动了心思,后面吃鸡的时候,母亲会多买一只,让我暗搓搓叫他过来一道吃。小五子到底吃过几只搞不清了,但对童子鸡的力道坚信不疑,他发自肺腑感谢我父母,看看几个阿哥,清一色一米六出头一点,只有我上半天一米七多一点,夜里厢一米七少一点,全靠童子鸡吊出来的!

改革开放后我考上大学,每年校运动会,不管攥手榴弹,还是短跑长跑,从冠军到第六名,上海学生不少。看着他们在领奖台上的身形,联系上海的习俗,我心想,大家肚子里都有不少童子鸡吧!

### 童子鸡

雨溪

### 美食